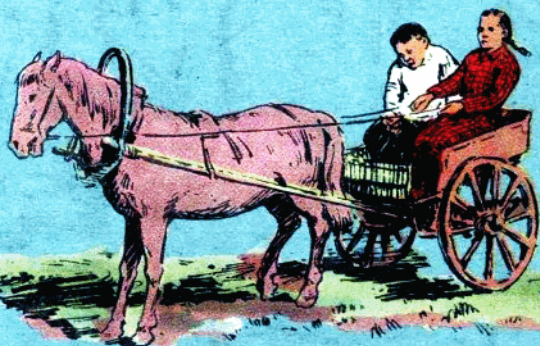




產金地的秘密

〔苏联〕阿·劳盖尔曼著



产金地的秘密

〔苏联〕阿·劳盖尔曼著

尤·拉弗鲁欣绘图

应天士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小說写的是苏联西伯利亚南部接近中亚細亚的地方几个孩子帮助地質勘探队探寻金矿的故事。他們在探矿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終于在地質学家的鼓勵和指导下，帮助勘探队揭露了产金地的秘密，同时在劳动中受到了鍛煉，学到了許多新东西。小說展示了苏联儿童的新的精神面貌和他們美好的生活图景。

А. Локерман

ТАЙНА ЗОЛОТОЙ РОССЫПИ

“КОСТЁР” No. 1—4, 1957

产 金 地 的 秘 密

阿·勞盖尔曼著

尤·拉弗魯欣繪图

应 天 士 譯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29 印張 2 11/29 字数 57,000

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三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00

封面設計 瞿世云

目 录

阿克查的由来·····	1
第一天·····	8
小金馬·····	14
新朋友·····	18
小金馬失蹤了·····	20
遍地是黃金·····	26
孩子們的委屈·····	29
第一次的劳动报酬·····	31
有趣的一晚·····	35
吵嘴·····	44
金矿被宣判死刑·····	49
一場斗毆·····	51
惊慌的一夜·····	57
奧列格碰到的事情·····	60
找寻答案·····	65
再試一次·····	71
胜利·····	73

阿克查的由来

大家都到少先队夏令营去了。不过，没有全去，还有几个人留在村里，第一个是廖尼亚。老实说，他真想去，但是去不成。因为历史老师认为他在这门重要学科上的知识非常糟糕，于是一年来廖尼亚老是一个二分接着一个二分。在廖尼亚这方面呢，他认为一个未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对于技术水平那样低的年代，人们在世界上搞些什么名堂，根本没有晓得的必要。就因为学生和老师的意见根本分歧，结果廖尼亚在秋天要补考历史。

瓦夏也留在村里，少先队中队委员会就是委托他来帮助廖尼亚在历史方面赶上去的。如果分在两处又怎么帮助呢？所以瓦夏就和父亲母亲谈好，不去夏令营了。

还有一对双胞胎兄弟沃夫卡和伊戈尔也没有到夏令营去。是的，补考他们是用不着，但是这也值得誇口：因为学期成绩是清一色的三分。父亲生气了，不许他们两个到夏令营去。照父亲的说法是：既然他们在学习上没有花多大劲，休息也就可以不必了。

孩子们无聊得很。图书馆在修理，不开门。排球网带到夏令营去了。起先，他们还有个地方可以跑跑，因为村子里正在建设一个拖拉机工厂。工地上，巨大的起重机把大块的建筑材料一块接一块的慎重地放到正在修建的墙上。惊人的机器在挖沟，扒土，整队的自动装卸卡车从工地上把泥土运走，又把细砂和石子运来。不要几天，孩子们已经摸熟了所有司机的脾气，知道可以要求谁带他们上车玩玩，跟谁最好少噜

嘛。可是，有一次，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沃夫卡爬进了挖土机的驾驶室，试着要自己动手开起来。这下子，一切都完了，以后連工地的出入口也不准孩子們靠近了。

一句話，簡直無事可干，孩子們懷喪萬分。

但是，就在这时候，廖尼亞打听到一个消息：在离村子大約十二公里的山上，有些地質学家在那儿工作。他們在探尋什么，也許已經找到了。廖尼亞勁頭十足，非到那儿去見識一下不可。其他的孩子嫌路太远。再說，还不曉得那里有沒有什么可看的東西。可是廖尼亞毫不費力就把他們說服了。

廖尼亞也把安卡約了去。要說安卡，本來是應該到夏令營去的——她的記分簿上沒有得過四分以下的分數。她所以沒有去，完全是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扁桃腺發炎了。廖尼亞知道，以一個同志來說，是應該同情安卡的，但是廖尼亞却怎樣也辦不到。因為他對安卡，和對其他女孩子完全不同。這是廖尼亞的秘密。

在草原上走了三個鐘頭，孩子們終於看見：在山腳下的湖邊上有兩個白色的帳篷。他們走到帳篷跟前，里面走出來一個身材不高、四十歲左右的人。這人鬢角上已經白了，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背心，一條軍人穿的馬褲，和一双皮靴。孩子們在一部影片上看到過地質學家。那上面的地質學家就象經過挑選的一樣，全都是年輕的、漂亮的、穿着皮面的衣服、帶着望遠鏡和照象機。可見，他們現在見到的這個人不會是個地質學家。這大概是個守門的。

“您能不能告訴我們，在這兒找到什麼啦？”为了不把時間浪費在閑談上，廖尼亞一上來就這樣問。

“你們是什麼人呀？”看門人沒有回答，反問了一句。他默默地聽完了孩子們的解釋以後，又問道：“那麼，你們有証件嗎？”

“証件嗎？……沒有！”伊戈尔发慌了。

“那么，事情可就严重啦。”看門人扫了孩子們一眼說。“可能你們根本不是少先隊員，而是什么暗探吧。至少，這兩個形迹可疑！”

他凝視着伊戈尔和沃夫卡，看着他們一模一样的远远分开的眼睛，看着他們一式的晒得发白的眉毛和睫毛，看着他們一模一样的短而直的鼻子，連鼻子上長的雀斑数目也差不多。

“您說的什么呀！”安卡惊惶地喊起来。“他們是我的堂兄弟。”

“这并不能証明他們兩人不可疑。兩個小孩决不会長得这么象，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明明他們是化了裝的，至于为什么要化裝，我还不十分清楚。”

“我們沒有化裝，我們是双胞胎兄弟。”沃夫卡眼望着地上，皺着眉头說。

“有时候連老师也分不清他們哩。”廖尼亞赶忙証明。

“噢，是嗎？”看門人惊奇地說。“这倒不錯，可以互相代替回答功課！”

“我們以前也这样做过的。不过，現在把我們分开来坐了。”伊戈尔說。

“反正那还是有好处的，”看門人坚持自己的意見。“要是一个人闖了什么禍，还弄不清該罰哪一個哩。”

“有什么好处，”沃夫卡咕哝着說。“一个人闖了禍，罰起来总是兩個一齐来。”

看門人高兴地笑起来，拍拍双胞胎兄弟的肩膀。馬上，一件件希奇的事全弄清楚了。看来，影片有时候也不能全信。孩子們当作看門人的这个人，却是地質勘探队的隊長，名字叫謝尔盖·伊凡諾維奇。他向孩子們要什么証件，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孩子們很快地就知道地質学



家們在山上工作的情况了。

在不久以前挖掘的探溝里发现了白色的石英矿脉，它蕴藏在玫瑰色的花岗石里。在石英中，要是用謝尔盖·伊凡諾維奇从

袋里掏出的那个放大鏡一看，有些地方显出了黄而发白的鱗片和顆粒。这是金子。

金子！想想看吧！离他們村庄这样近，地下就有这样的宝贝，居然会誰也不知道。

有些地方，石英矿脉分成一条条狭長的脉綫，就象是一股一股淌在地上的牛奶一样。孩子們听說过多少次了，这座山的名字叫阿克查，但是从来也沒有想过“阿克查”这个詞的意义。原来，照哈薩克的話來說，阿克查的意思是“白色的馬鬃”。

“你們看，”謝尔盖·伊凡諾維奇說，“这一条条的石英，这些細綫真象是童話当中一匹巨馬的鬃毛。所以我們决定把这个矿脉叫作‘白馬’。”

謝尔盖·伊凡諾維奇把孩子們介紹給自己的助手：灰白鬚子的馬克西米奇和采矿学院来实习的学生柯斯嘉。这一来，孩子們又覺得影片究竟还是对的了，你看，柯斯嘉不就是又年輕、又漂亮、个子高高的，活象銀幕上的一样，左肩上挂着一个照相机，右肩上是一个賽璐路面的极好的測图板。

石英矿脉下面的山坡是長着青草的冲积土。

“在冲积土下面蘊藏着些什么，我們还不知道。”謝尔盖·伊凡諾維奇說。“現在只能作些估計。要曉得这些山岩和石英矿脉逐漸被雨水冲蝕，金子就落到冲积土里了，那里头大概有砂金矿。”

“这要探查一下才行。采集些样品，我曉得，我在書上讀过。”廖尼亞建議說。

謝尔盖·伊凡諾維奇眯起眼睛笑了笑說：

“完全同意，但是我們的事情不大順手，人不够。你們可知道有沒有人要找工作？”

“沒有，”廖尼亞回答。“我們这里正在建設拖拉机工厂。到处都貼着广告：‘招聘技工，單身者供給宿舍’。”

“到处都是这样，真倒霉！”謝尔盖·伊凡諾維奇失望地揮了揮手。“那么，你們几个在假期里做些什么呢？”

“散散步，看看書，廖尼亞复习复习历史，”安卡一件一件的数起来，但是廖尼亞立刻打断了她的話，談起下象棋来。他真不愿意讓地質學家曉得他要补考。

“曉得了，”謝尔盖·伊凡諾維奇点点头說。“你們的事情实在不少，但是……”他突然住了口，仔細地望望孩子們，“喂，要是你們能抽出点時間的話，到我們这儿来工作工作，怎么样？你們可以知道怎样探索金矿，还可以掙些收入，我們按照第五級工資标准計件付酬。”

廖尼亞望了瓦夏一眼。为了想买一支小口徑獵枪，他們攢錢差不多攢了半年了。那作为攢錢罐的裝可可的罐头盒子里面，已經有了七十三盧布八十五戈比。但是这太少了，还得儲蓄一个很長的时期才行哩。可是現在却跑出这样一个机会来！更妙的是，他們必須找到金矿，就象杰克·倫敦的小說上写的那样丰富的金矿。在少先队夏令营里來

风凉的那些人知道了，一定要羡慕死了。

“那么，要做些什么事呢？”瓦夏問。

“挖掘探坑，采集和搬运样品。”

“又是跟在菜园里一样，挖土！”沃夫卡很扫兴地想道。剛巧，他因为昨晚忘了澆菜畦，今天挨了一頓罵。

“万一我們对付不了呢？”安卡不放心地望着地質学家說。

“对付得了的！”地質学家滿有把握地回答。“当然，这是說你們努力去做的话。去年有一些和你們同样年龄的，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跟我們实习，他們干得很出色。”

瓦夏回过头来向伙伴們問道：

“怎么样，我們就来工作，好嗎？”

“来！”伊戈尔說，他的特点是从来不嚙嚙。

“这还有什么可說的，”廖尼亞支持他。

“既然这么說，我也同意了！”沃夫卡宣布說。他是从来不肯落在伙伴們后面的。他想了一下，又补充說：“只是到这儿来，路太远了。”

“这件事好办，”謝尔盖·伊凡諾維奇安慰他說。“每天早晚我們都有汽車到你們村上去。車子就停在邮局旁边。”

“小伙子們，你們簡直太走运了，”柯斯嘉說。“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吧！兩個月的工夫你們就会成为專門人材啦。这个工作可不象你們在夏令营里跟着口令做体操。”

“当然罗！夏令营里每年都是老一套。”廖尼亞跟着說。就在昨天，他想到夏令营里的营火会和行軍，心里还难过了好一陣哩！

孩子們是乘汽車回村去的。安卡坐在駕駛室里。其余的孩子彼此扶着站在后面車箱里。

“你們還不想来哩！”廖尼亞責备大家說。他簡直快活极了。“你們

看，一切都多么好。我倒要看看那个自命不凡的奥列格现在怎么说。”

几天以前，廖尼亚家对门，兽医沃依诺夫家里有一个侄儿从哈尔科夫来了。廖尼亚很高兴，因为他那一伙同伴中又可以多一个，况且还是从大城市来的。但是这位名叫奥列格的“新生”却傲慢得很，他对廖尼亚称呼“您”，并且轻视地说，在象他们村庄这样偏僻的地方，当然是毫无意思了。

这很叫廖尼亚伤心，他回答说：“好吧，就算没意思吧！”

现在可有了机会，让这个新来的人看看这个村庄究竟如何。难道在他们的哈尔科夫也会遍地黄金？！廖尼亚不由又说了一遍：

“倒要看看，这一回奥列格怎么说……”

“你的奥列格怎么说，倒没有多大关系，谁晓得家里的人跟我们怎么说……”伊戈尔心里不安起来。“放不放我们去呢？”

大家全都不作声了。人人都知道，父母亲全是些怪人，孩子们感觉有趣的事，从来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真奇怪，这一回父母亲却很快就同意了。廖尼亚的父亲也同意了，他们约好，廖尼亚要每天晚上复习功课，准备补考。对廖尼亚来说，和瓦夏谈判倒比较困难得多。瓦夏满脸忧愁的跑到朋友这儿来说：

“我全都想过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你应当复习功课。”

“这算什么，”廖尼亚把手一挥。“难道晚上还不够我用么！”

这个回答虽然使父亲放了心，但是对瓦夏却不起作用。

两个朋友差一点儿吵了起来。

“你少管别人的事，我又不是小孩子。”廖尼亚叫喊着说。“说起来还是朋友！自己去工作，可让我死啃历史，象和尚念经似的。”

“好吧，”瓦夏说，他急得脸都发白了。“如果这样，我也不去就是了。”

“你发疯了，”廖尼亞哽咽起来。

經過一場激烈的爭論以後，決定了：廖尼亞隔一天到阿克查去一趟。

第 一 天

在到探矿工地去的路上，安卡說：

“我們應該象少先隊員那樣幫助別人，要拿錢可難為情！”

“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沃夫卡覺得奇怪，“大人做工不是拿錢的么？”

“那是另外一回事，”安卡解釋說。“他們那是工作，我們不过是幫幫忙。”

當然羅，做工掙錢是比就這麼做做有趣些，但是大家却都贊成安卡的意見，認為那樣做畢竟有些難為情。

“那有什么，我同意大家的意見！”沃夫卡滿不在乎地把手一揮。

孩子們馬上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了謝爾蓋·伊凡諾維奇。他滿意地望着這些新工人說：

“一切都要該怎樣做就怎樣做，現在，但愿一切順利，我們就動手干起來吧！”

在那向河邊斜下去的山坡上，用皮尺划成許多方格。每隔二十公尺釘上一個木樁，每個木樁上都寫上號碼。

“我們要从這些地方采集樣品。”馬克西米奇說，孩子們就是在他的指揮下行動的。

“拿起武器來！”他指着堆在那里的鏟子下命令說。

馬克西米奇把手放到嘴邊，不曉得是朝手上吐了口唾沫，還是只做

了个吐唾沫的样子，然后把手搓搓，拿起鏟子，在地上划了一个長方形，就动手挖起坑来。

“照我們采矿工人的說法，这个坑，以及那边采取样品的井，都叫作探坑。你們看，木樁上标得有号碼哩。”

孩子們看了看那用图画鉛笔写的粗体数目字“1”。

馬克西米奇挖得又不費力，又快。

“我們要从每半公尺深的地方采取一次样品。”他一面解釋，一面用鏟子量了一下坑的深度，他的鏟柄上是刻着記号的。

“看見嗎，剛好是半公尺！”他仔細地把堆在坑旁的泥土混和起来，再把它平成一個扁扁的大圓餅。“主要的是，在样品里什么都要有一点，就象原来地里的一样！”

馬克西米奇每次都是把头兩鏟鏟的和好了的泥土拋到一边去，把第三鏟裝到帆布袋里，帆布袋是他叫伊戈尔撐着的。裝滿了一袋，他就在一張紙片上写上：“一号探坑第一个样品”，然后把紙片放到縫在帆布袋上的小口袋里，問大家：

“懂了嗎？”

“懂了！”孩子們齐声回答。

“第一批样品，你們和我一齐来挖。挖到看見岩石的时候，要把探坑里的泥土清扫得干干淨淨，因为金子喜欢待在靠近岩石的地方，照我們的話說，就是在矿床附近，懂嗎？”

“懂了！”孩子們又喊了一声。

“現在各人到一個探坑那儿去，动起手来吧。至于你呢，”他望着安卡說，“跟我来，我們給你另外找个輕松些的工作。”

“为什么要輕松些的呀？”安卡不高兴。“在家里，整个菜园都是我一个人开出来的！”

但是馬克西米奇是說一不二的，安卡只好噤着嘴跟着他走了。男孩子們動手工作起來。

鏟子鏟在乾燥的砂土地上簡直不用費多大勁，因此孩子們認為這件事實在輕鬆平常。但是沒有過半小時，背就痛起來了，鏟子柄簡直有些燙手。

廖尼亞學着馬克西米奇的样子，在手上吐了点唾沫搓了搓。覺得稍微輕鬆一些，但是並沒有輕鬆多久，右手食指下面的皮膚發紅了，又過了一小時，長出個水泡來。

廖尼亞脫下汗背心把手包起來，閉緊嘴唇，使勁地用鏟子鏟。現在已經不光是背疼了，整個身體都酸痛起來，想要休息。

“不管怎樣，反正我不丟手！”廖尼亞打定主意。

廖尼亞感到第二個半公尺好像要比第一個半公尺長多了。終於鏟子碰上了岩石！廖尼亞照馬克西米奇教的那樣，仔細地把泥土掃淨，甚至跪在地上，細細地察看那灰色的、裂了縫的石頭。但是，金子沒有。

過了多少時候了，他也不知道。太陽已經轉到西邊去了，石頭也被烤炙得冒着氣。廖尼亞用發干的舌頭舔了舔燥裂的嘴唇，便跑去石瓦夏。瓦夏站在坑里，只有一個頭頂露在外面。

“我馬上把第三個樣品弄好就上來！”他滿臉泥污，喉嚨嘶啞。

“你看，安卡來了！”廖尼亞興奮起來。

一匹小灰馬拖着一部雙輪輕便貨車，時不時的用蹄子刨着地，順着沒有路的山坡緩緩地跑來。安卡兩只手直直地伸着，緊曳住韁繩。從她的臉色看來，顯然這件事不簡單，這是她生平第一次趕馬車，再說，山坡上又沒有路。

馬克西米奇坐在她身旁，閉着眼睛打盹。

“哦……哦！”安卡用低沉的嗓音喊着，同時向後一仰，曳緊韁繩。



大概，她扯的时候在一边缰绳上用力比另外一边大了些，因此小灰馬突然一轉身，差一点儿一脚踩进坑里。馬克西米奇身体一震，睜开了眼睛。瓦夏猛然看見頭頂上出現了車轅的末梢和馬頸子，赶忙跳出坑来。

“小心一点！連赶車都不会呀！”他气忿地說。

安卡哈哈大笑起来。

“嗬，你挖了这么多！”馬克西米奇佩服地望着瓦夏說，“我們来迟了！沒有弄住这匹小馬。这个狡猾的家伙，就象小鬼怕閻王一样的怕干活儿！”

馬克西米奇从車里取出一只外面滿是水汽的鋁質小提桶。

“我們想，这些小伙子一定累坏了，应当帶着水才行。”

“你喝吧！”廖尼亞宁可自己等一等，先讓別人。

“你先来！”瓦夏眼饞地望着水，把手一揮。

“不要客气了！”馬克西米奇笑了起来。

廖尼亞仰起头来，就把水往嘴里倒，連水順着他的頸項淌到汗背心里都不覺得。

双胞兄弟差不多同时赶来了。

“渴死啦！”沃夫卡說。

小提桶在大家手里傳了一遍以后，就空了。

“都喝完了嗎？”安卡很詫異。

“你做做試試看，这么热的天气！”沃夫卡愁眉不展地望着自己的手心。“現在我可不能打排球了。”

他心里想：“我們答应来这儿工作，真是冤枉，一点意思沒有。要每天老是这样挖，真扫兴得很。”

馬克西米奇从每一个土堆上把样品拿走，安卡在紙片上規規矩矩地注明号碼，然后大家把帆布袋裝上馬車。

“中飯休息的时候到了，跟我們走吧，”馬克西米奇向孩子們說。“你呢，小鳥儿，坐到帆布袋上去。”他向安卡亲切地囑咐。

“您怎么啦，馬克西米奇大叔，就这些样品，馬已經够吃勁的了。”安卡回答着，一面拿起韁繩，吆喝着馬：“駕……！”

到了湖边，孩子們一面走着便脫去了鞋子和背心，接着一个个溜到水里，用水互相潑着玩起来。就在这时候，馬克西米奇和安卡也把裝着样品的袋子卸下来了。

一个帳篷的布幕掀了起来，露出了謝尔盖·伊凡諾維奇的臉。

“喂，地質学家們，請到这儿来吧！”他向孩子們喊着說。

过了几秒鐘，当孩子們已經习惯了帳篷里暗淡的光綫以后，他們才看清：这儿有一个用木板放在叉形支架上搭成的狹長的桌子，桌上放着盤子和湯匙。謝尔盖·伊凡諾維奇在切着面包。

“請坐吧！”他招呼大家。

“不，不，您这是做什么，謝謝，我們自己帶了中飯来吃的。”孩子們推辞說。

“一定要吃！我們这儿的女主人严厉得很，要是不吃她的飯，她誰也不讓走。我說的对不对，瑪莎嬌嬌？”

一个又高又胖的中年妇女手上端着个大墩鍋，走进帳篷来。她的样子，一点儿也不严厉。圓圓的臉上笑出許多皺紋，淡褐色的眼睛，斑白的头发梳得平平整整的。

“吃吧，請吃吧，”她一面說着，一面放下鍋子，“只是，可能不合你們的口味，我們这儿吃得太簡單了。”

沃夫卡很响地咽了一口唾沫。

一般說来，这些孩子在家里，誰也不会爱吃稀飯的，但是在这里，稀飯竟香得異常！

从前有这样一句老話：多大的飯量，多大的力气。

要是这句话真的可靠，那么，这些小伙子一定个个都是頂括括的工人，因为他們手里的湯匙簡直快得象閃电一样。不过，孩子們还是能匀出時間来回答瑪莎嬌嬌的問題。她要知道：他們生活得怎样，他們的父亲母亲是做什么的，有多少收入，村庄上的商店里有沒有小米，以及其他等等事情。

她听說这些孩子已經升进七年級了，非常惊異。

“您念完了几年級呀？”廖尼亞好奇地問她。

“我嗎？”瑪莎嬌嬌用手支起面頰，叹了一口气。“只上了一个冬天的学，随后就給人家帮工去了，到了她这么大的时候，”她摸了摸安卡的头，“十四岁那年，就把我嫁出去了，这不是，就嫁給这个小伙子！”

“小伙子又有什么不好呢？”馬克西米奇傲然地抹抹鬍子。

廖尼亞奇怪得噎住了，安卡甚至不吃了，把匙子放到桌上，伊戈尔笑了起来。

“安卡，我們馬上也要把你嫁出去。”他冒冒失失的說。